

箭 暗

责任编辑：百川

装帧设计：高珍蕊

Выстрелы

из засады

根据〔苏联〕ПРОГРЕСС·МОСКВА, 1983年版本译出

暗 箭

——国际恐怖活动的背后

〔捷〕布·普·博罗维奇卡 著 方新哲 亢 康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12.5印张 2插页 183千字

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册 定价 3.10元

“共和国之神” 的覆灭

多米尼加的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曾是盗马贼，后来成了亿万富翁和正式“共和国之神”。

他30年来的所做所为足以使他成为恐怖分子的靶子。他宣称自己是民族的恩人，财政独立的奠基者，党的创始人和领袖。结果他如愿以偿，成为共和国的最高统帅和首席新闻记者。他把首都圣多明各更名为特鲁希略城，并且下令在市区街道上为他本人树碑，竟达几百座之多。

他还命令给他喜爱的战马建造一座高大的纪念

碑。独裁者的儿子，一个刚刚5岁的娃娃就得到上校军衔；满10岁那天，父亲任命他为陆军准将，领取军饷。

特鲁希略惯于采用最残暴的恐怖手段。1937年，他下令除掉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劳动的12000多名海地工人，而丝毫不感到良心的谴责。

他有数不清的耸人听闻的亏心事。尽管如此，这位“祖国之父”、“民族的解放者”、“救星”、“母亲的卫士”、“国家的第一流学者”下令在公园的所有长凳上都要钉上示意牌：“大树底下好乘凉，感谢特鲁希略”。专制帝国的每一辆汽车的牌照上都带有附语：“特鲁希略万岁”。每一口饮水井的牌子上都写着：“上帝和特鲁希略供你饮水”。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山峰重新命名为特鲁希略峰。在个人住宅、学校和其他社会机关的正面墙壁上涂写着大字：“天上有上帝，地上有特鲁希略”。

他有40来个孩子，多数是私生子，其中有几个得宠。1953年安西丽塔14岁，父亲派她出任大使，代表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

不列颠外交部婉言谢绝了他们的敬意。鉴于这种情况，不列颠大使哈深·斯坦利也被宣布为不受

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但后来，安西丽塔19岁出嫁时，在邀请的客人中就有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外交官员，其中也有不列颠的大使。

多米尼加独裁者的所做所为，使他迟早成为复仇者手下的牺牲品。哪想到，这支暗箭他竟然“等了”31年之久。1961年7月1日电台播音员在哀乐声中沉痛宣告：

“在特鲁希略时代的第三十一年，国父，恩人，劳动人民的伟大保卫者，世界天才，共产主义的头号敌人，最高统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不幸遇难，这是一起由祖国的叛徒，民主和自由的敌人一手策划的谋杀案。”

许多不知内情的人把拉丁美洲“香蕉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视为伦巴舞曲中光怪陆离的乐章或是恶作剧式的惊险影片。在他们看来，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手段可不象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多米尼加的独裁者不习惯等待时机。他容不得反对派，总是想方设法除掉他们。在岛国的本土上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难的。独裁者的国民警卫队残酷无情地杀害不服从的人们。监禁、刑讯，集中营和死

刑，这就是他对待“国家敌人”所采用的唯一手段。

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侨民，他们的命运掌握在特鲁希略情报机关和他的亲信，训练有素的神枪手们的手中。特鲁希略的谍报组织头目们在美国、英国、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和洪都拉斯等到处设立据点。多米尼加恐怖组织的间谍也出没在欧洲，总之，凡是有多米尼加侨民居住并有反对特鲁希略情绪的地方都有他的爪牙。

在纽约，侨民反对特鲁希略政权的民族解放组织中有一位杰出人物塞尔希奥·本科斯迈，他拥有进行斗争的一切必要手段和宣传鼓动条件。他向美国社会舆论揭露独裁者为满足其无限权益所犯下的罪行。因此，他是特鲁希略的头号敌人。“万能的主”对他切齿痛恨，下令除掉。

有两名神枪手接受了命令。卢多维诺·费尔南德斯，德拉·鲁维罗萨。顺便说一句，鲁维罗萨同独裁者还有点亲戚关系，他是波尔费里·鲁维罗萨的侄子，而波尔费里·鲁维罗萨曾是特鲁希略的姐夫，任过多米尼加的外交官，因花花公子的无数丑闻而威信扫地。

鲁维罗萨和费尔南德斯盯上了本科斯迈。他们偷去他住宅门的钥匙，于1935年4月28日杀害了这

个反对派领袖。

本科斯迈正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面刮脸，两名匪徒手里端着手枪出现在门口，鲁维罗萨扣动扳机，本科斯迈倒在瓷砖地上。凶手随手关上房门逃走了。

本科斯迈没有马上停止呼吸，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走进房间时他还活着，他用尽最后一股气力说出凶手的名字。

特工开始对德拉·鲁维罗萨进行调查，几天后查明他住在哪里，行凶前同谁有过接触。这是个准确的线索，可特工接到停止调查的指示。他们虽然不解其意，也不得不听从命令。独裁者特鲁希略同美国政府的最高层组织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他毕竟是美国垄断组织的理想帮凶。

两个神枪手回到特鲁希略城。他们因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而受到独裁者的奖赏，由国库出钱付给他们许多的酬金。授予德拉·鲁维罗萨以多米尼加军队高级军官官衔。

而费尔南德斯却未得高升。几年后，他带着同样的使命再一次来到纽约。1953年10月2日，赶早路的行人们在麦迪松——斯特里特港不远处发现一具死尸。警察查出，他的名字叫安德烈·列科尼亚。

他是流亡的多米尼加革命党知名人士。

赫苏斯·玛丽亚·加林德斯教授成为列科尼亚的继承人，此人对于独裁者特鲁希略来说是比较先驱者列科尼亚更加危险的反对派。加林德斯教授是西班牙人。他不仅手持步枪参加过反佛朗哥战争，而且在革命刊物上写过文章。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有才华的编辑，写过一些有关现实政治题目的文章。在佛朗哥夺取西班牙政权之后，加林德斯被迫侨居国外。他选择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显然，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人们讲他的家乡话，也可能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作用：特鲁希略给他安排了一个酬金多的职位。加林德斯教授当上了独裁者子女的家庭教师。

他作为子女的家庭教师，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家庭的一名成员，因此，当着他的面可以无所不谈，毫不隐讳。

在特鲁希略家里，加林德斯教授生活了整整7年。这期间，他认识到国家保安部队的恐怖活动对于国家及其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明白了，他已经充当犯下滔天罪行而且必将大白于天下的一名恶棍子女的家庭教师。

教授开始收集关于特鲁希略的罪恶活动以及关

于暴君手下牺牲品的资料。

1946年，加林德斯教授去纽约，在这里加入了多米尼加侨民革命政党。《每日新闻报》上开始刊登他的一些尖锐抨击特鲁希略独裁制度的文章。

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期间开始写书，题为“特鲁希略时代”，他打算作为学位答辩论文公开发表。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楼大厦坐落在里佛·塞德公园的一侧，热闹的百老汇大街和阿姆斯特达姆大街之间。1956年3月12日晚9点钟左右，加林德斯教授上完最后一堂课准备回家。

一位大学生让他搭乘自己的车走，加林德斯同意了，然后又客气地补充说他在森特勒耳公园拐角，哥伦布——塞科耳地铁车站下车，他乘地铁也会很快到家的。

后来查知，加林德斯教授9点45分是在地铁车站下汽车的。当时纽约市区已行人不多，可从地铁站走出来的人还是不少。

教授缓慢地走下楼梯。当他走进通向站台的长廊时，一个手上夹着雪茄烟的人走到他跟前借火。这时又出现一个陌生人。加林德斯的太阳穴上猛遭一击，身子马上弯了下去，两个陌生人立即扶住他，然

而可不象过路人救护病人那样。其中一人将教授的双臂扭向背后，另一人手里露出注射器，教授感觉大腿上被扎了一针，然后就昏迷不醒了。有几个人从他身旁走过。有人问，出了什么事？一个男人回答说，他们的朋友有病，如果他们把他送回家去就好啦。

两个陌生人中一个人跑去电话亭打电话，可能只不过是做个要救护车的姿态，掩人耳目。他刚撂下电话耳机，两个穿白工作服的人立刻就出现了。这出戏编排得是否出了差错？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他们把加林德斯教授抬进救护车里，车篷上装有闪光灯，可是过路人谁也没有朝这个方向瞥一眼。只要有有心人就不难查出这辆车的两个车门上没有红十字，也没有“卡拉姆比阿”（防治医疗站），百老汇大街和第168号站的蓝色字样，因为只有从这个站开出的救护车到达出事地点最近。

杰勒德·累斯特·麦菲是个22岁的年轻人。

从后来报刊上登载的照片看，他是个仪表堂堂，令人爱慕的男子。他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一家二流的技术室做绘图员，并在西南市区租了一间房子。他16岁通过了飞机驾驶员考试，23岁把领航员证

书拿到手。当时他递交了参加美国空军的呈报书，可并未如愿，空军不接收患近视的人。于是杰勒德当上了技术绘图员。不过，有时他以非正式驾驶员身份在一家飞机商那里做点工作。他自然不满意自己的命运。他对于生活还有更高的要求。

1956年3月他到底交上了好运。一个熟人把他介绍给一位外貌端庄的先生，名叫阿图罗·艾斯帕亚，他是多米尼加共和国驻纽约的总领事。

从此以后，麦菲度过了如梦的时光。由于新相识的关照，他顺顺当当地被安排在多米尼加航空公司做驾驶员。每月工资800美元，附加计划外飞行的专项奖金。

驾驶员麦菲没有等待许久，4月初，在好心的总领事先生帮助下，他接受了民防署的指示，向林登市格莱德·埃尔商行租一架“比奇克拉福特”号飞机。他必须将一名有病的多米尼加富翁由纽约送往佛罗里达州的坦伯。

此前，他见过艾斯帕亚总领事，得知病人是知名人士，想回多米尼加共和国。他应该不引人注意地飞出美国。因此，他必须悄悄行事，迂回飞行。麦菲将飞往纽约的一个私人小机场，不取直接航线，首先要在就近的其他机场降落，同时不指明最终降落地

点，他不作航行日记，甚至可以彻底忘掉这件事。

驾驶员麦菲明白了，有钱人既然租得起飞机，那就什么古怪的事都能干得出来。3月10日，他从林登市机场起飞，在新泽西州的纽厄克降落，夜宿旅馆，第二天早晨再起飞，奔纽约，在斯塔滕岛降落加了油，他说要去亚述尔，而实际上又回到纽厄克。在纽厄克，他声言飞往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可是降落在纽约东郊长岛的一个机场上，距埃米蒂维尔不远的地方，艾斯帕亚总领事一大早就在这里等候他的客人。

晚上10点已过，唯有麦菲的“比奇克拉福特”号飞机仍停留在机场的跑道上。更夫躲在小木房里避寒。麦菲在黑夜里等着，觉得实在太厌烦。已经11点了，夜幕中才闪现出汽车的灯光。救护车直接开进跑道，驶到飞机前急刹车。艾斯帕亚总领事从汽车上下来，慌忙问麦菲是否准备好起飞？两个穿白大衣的人抬出一副担架，上面卧着一个病人，然后把病人连同担架送上飞机。一个高大粗壮、表情阴沉，一条腿微跛的年轻人在“比奇克拉福特”号机驾驶员身旁唯一的一个空座上坐下来。这就是特鲁希略手下的神枪手卢多维诺·费尔南德斯。麦菲明白了，“比奇克拉福特”号机这次飞行的机组长将是何人。

清晨，为了加油，飞机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市郊区一个小机场降落。由于时间过早，机场上一片沉寂，不见人影。麦菲不得不向兰塔纳机场飞去。在那里花了95美元加油，又给了10美元小费。脸色阴沉的费尔南德斯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里面。麦菲的飞机升上蓝空向海面飞去。

飞机飞过巴哈马群岛碧绿的海湾，然后越过白茫茫的古巴沿海地带，最后到达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蒙泰克里斯蒂机场。驾驶员麦菲完成了任务，他总算把患病的多米尼加人按时送到目的地。但他觉得有点奇怪：有4辆汽车开到“比奇克拉福特”号机旁。从车里走出来一些穿便衣的人，还有军官。其中两个人急忙把担架连同病人抬出来，跑步送上另一架飞机。这是一架军用机。病人大概还没有来得及苏醒过来就被迅速抬进军用飞机运走了。

飞机飞走之后，来人才注意到驾驶员麦菲。

“我是奥克塔维奥·德拉玛萨大尉，”这位穿蓝色军服带金线饰边的人说，“祝贺您，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您的支票。我想，这会使您满意的。”

麦菲与这位身材高大的人握了握手，瞥视了一下支票，吃惊地吸了一口气：“啊，10000美元！”

新富翁麦菲开始过上了新生活，而且是相当舒

适的生活。起初，他住在上等的哈拉克阿旅馆，后来租了一所别致的别墅。当得知又将有一次飞行，而且由热情的机组长德拉玛萨陪同的时候他很高兴。因为这是他在岛上的第一个熟人，是从他手中有幸接到第一张支票的。

平步青云使他很受鼓舞，他又接到国家统治者特鲁希略统帅的邀请。23岁的美国人受过好莱坞关于穷姑娘走运气和普通的年轻人一步登天一类传说的熏陶，现在突然出现在只有在电影银幕上才能见到的社交场所。他还是这场晚会上的人物，晚会装饰得那么富丽堂皇，唯有印度君王的华贵点缀才能与其媲美。

但是，来自迈阿密的默默无闻的绘图员在走红运的同时，开始在走向反面。起初他根本没有料到这是一场悲剧。

麦菲和他的顶头上司德拉玛萨交上了朋友。他从朋友那里得知患病的多米尼加富翁是谁。德拉玛萨还对他说加林德斯教授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敌人。教授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活动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必须绑架他，除掉他。

“他进监狱啦？”麦菲感兴趣地问道。

“送他去特鲁希略城的飞机是我驾驶的。到了

那里由国家保安部的‘卡里耶斯’接收去了。再多的情况我就知道了，也不想知道。”

麦菲没有再询问下去。他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后来才知道“卡里耶斯”是当地人给国家秘密警察起的侮辱性绰号。他还知道加林德斯教授虽然不是美国人，但是在美国博得社会人士的爱戴和尊敬。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加林德斯失踪的第二天，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来到联邦调查局要求立即调查教授失踪案件。在加林德斯写字台上发现了教授留下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忧虑。教授写到：他被长期监视，多次接到威胁恐吓的匿名电话。

就在同一天，准备发表加林德斯学位论文的出版人也来到警署，并要求就这篇论文内容的性质做出记录。

现在警方手中掌握着侦查线索。可是，当查证事实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其它违法行为。他们复制了麦菲的“比奇克拉福特”飞机的航线，结果追查到了纽厄克郊区机场。警方查明，那天夜里是更夫约瑟夫·卡佩尔值班。可是，刚要接触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一种说法是因心脏病发作死的。据纽厄克低级趣味报报道：卡佩尔帮助给一架教练机起动发动机，没留神，被螺旋桨叶片打中，在

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警方没有查出这架飞机的机号、飞机的主人和驾驶员的名字。

约莱是特鲁希略驻美国间谍的第二个牺牲品，是他清晨在兰塔纳机场给麦菲的飞机加的油，收费95美元。问题在于，他是绑架加林德斯教授的第二个可能做证的当事人。他能够描绘出凶手的外表，能够证明死者确实是加林德斯教授。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一无所得。事隔不久约莱就遇车祸身亡。

麦菲开始逐渐意识到他参与的是什么活动。他感到自己成了绑架加林德斯教授的凶手之一，他也知道在美国绑架者以杀人犯论罪。麦菲深知特鲁希略警方恐怖手段之残忍，也了解特鲁希略家族利用自己的贸易公司在岛上掠夺民财的种种手段。所有这一切迫使他考虑眼前处境，筹划未来。

一个偶然的情况解救了他。有一个姑娘爱上了麦菲。这个人叫萨莉·凯尔，她在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做服务员，经常在路经特鲁希略城的航线上飞行。萨莉对麦菲的富裕生活感到奇怪，有一次麦菲不得不如实地告诉她，为什么多米尼加航空公司为了那几次飞行给了那么大的一笔款。

萨莉·凯尔是一位年轻又十分伶俐的姑娘。她立刻想到麦菲的处境很危险。萨莉从纽约报上了解

到加林德斯教授案件的详细案情，于是坚持让麦菲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赶上哪次班机就坐哪次班机，越早越好。

这里，麦菲犯了个严重错误。他轻信机组长德拉玛萨向他解释了加林德斯教授案件，而且是在哈拉古阿旅馆的酒吧间里讲的，他忘记在特鲁希略城的酒吧间的墙上都有“耳目”……后来他才得知，国家保安部的特工人员在跟踪他。

机组长德拉玛萨也可能确实是想为自己的伙伴找条出路。他劝他过去的事不要再提，并且期望他的未婚妻保持缄默。他们可以结婚，将在特鲁希略城里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多米尼加航空公司也确实需要这两个热心的工作人员。

但麦菲决心不这么办。往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总是炫耀自己在这里生活得多么好。而这一次，11月17日的去信不同往常，信中说，他处于意外的尴尬境地，被迫离开这有利可图的地方，回到故乡。自然，特鲁希略的检察机关看过这封信。

11月末，《加勒比报》上登过麦菲的一条声明，声明中说他打算置办一套家具，购买一台旧的福特汽车。12月8日萨莉·凯尔又见过一次麦菲，并且在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停机场上俩人简单地交谈过。